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

全史中國

总主编 张弘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

纪事卷

(第二册)

总主编 张弘苑

本卷主编 张延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

纪事卷

(第三册)

总主编 张弘苑

本卷主编 张延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

纪事卷

(第四册)

总主编 张弘苑

本卷主编 张延龄

内蒙古人民

中国全史

纪事卷

(第五册)

总主编 张弘苑

本卷主编 张延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

纪事卷

(第六册)

总主编 张弘苑

本卷主编 张延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黄巾之乱

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腐朽，豪强势力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境况日益恶劣。长期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水旱虫蝗风雹和牛疫连年不断，沉重的赋役和痼疾、饥谨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逼使农民到处流亡。流亡的农民到处暴动。

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在东汉军队和豪强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顺帝以后，以至于桓、灵时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钜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

太平道是原始道教中的一个派别。道教奉黄帝、老子为教祖，因此又称黄老道。《太平经》是道教的早期经典。张角创立“太平道”，他利用“太平经”中的某些积极内容，反映农民革命的要求，自称“大贤良师”，以治病和传教为名，在农民中宣传革命，并分遣弟子，周行四方。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信徒发展到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把八州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预定甲子年（即184年，东汉中平元年），甲子日（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他在事前利用宗教谶语发出动员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还派人在洛阳寺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的起义信号。张角把准备工作布置就绪后，令大方首领马元义调荆、扬二州信徒到邺城（今河北磁南县）集中，以作为起义的主力攻打京师洛阳。马元义又秘密往京师争取宦官中常侍封谡、徐奉等内应，约在这年三月五日，京师与各州俱起。不意在预定起义前一月，叛徒唐周上书告密，事发，马元义被捕英勇牺牲，连被害的皇宫卫士和群众有一千余人。东汉政府下令冀州官吏搜捕张角等。张角知泄露，星夜驰令各方立即提前发动起义。全国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农民军都头戴黄巾作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军到处焚烧官府，攻打豪强，没收地主财物，各地州郡官吏纷纷逃窜。十天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起义发动的广泛，计划的周密，阶级对立的鲜明，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黄巾起义发生在封建割据倾向迅速发展，豪强地主拥有强大武装的年代，这种地主武装同官军联合，处处阻截和镇压农民军，迫使农民军不能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张角兄弟牺牲以后，起义军缺乏攻击力量，在四面八方的敌人夹攻中相继失败。

然而分散在各地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长达20余年。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作掩护，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的农民战争。在黄巾起义的猛烈冲击下，

东汉政权土崩瓦解。

〔原文〕

汉灵帝光和六年。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另“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太尉杨赐时为司徒，上书言：“角诳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会赐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言“角等阴谋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觊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呜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为意，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谿、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洛阳。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修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讨颍川黄巾。

四月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

帝问太尉杨赐以黄巾事，赐所对切直，帝不悦。夏四月，赐坐寇贼免，以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已而帝阅录故事，得赐与刘陶所上张角奏，乃封赐为临晋侯，陶为中陵乡侯。

皇甫嵩、朱儁合将四万余人共讨颍川，嵩、儁各统一军。儁与贼波才战，败；嵩进保长社。

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波才围皇甫嵩于长社。嵩兵少，军中皆恐。贼依草结营，会大风。嵩约敕军士皆束苜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陈。贼惊乱，奔走。会骑都尉沛国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儁合军，更与贼

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

张曼成屯宛下百余日，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曼成，斩之。

皇甫嵩、朱儁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状，以功归儁，于是进封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诏嵩讨东郡，儁讨南阳。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峭壁，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视军，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槛车征植，减死一等，遣东中郎将陇西董卓代之。

秋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苍亭，获其帅卜巳。董卓攻张角无功，抵罪。乙巳，诏嵩讨角。

冬十月，皇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斩获十余万人。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温恤士卒，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军士皆食，尔乃尝饭，故所向有功。

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师，众复盛，至十余万，据宛城。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围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征儁。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旷年历载，乃能克敌。儁讨颍川，已有功效，经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帝乃止。儁击弘，斩之。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儁，儁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儁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彻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儁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南阳太守秦颉杀忠，余众复奉孙夏为帅，还屯宛。儁急攻之，司马孙坚率众先登，癸巳，拔宛城。孙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复破之，斩万余级。于是黄巾破散，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二年。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氏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蝥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万，小者六七千人。张牛角、褚飞燕合军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众奉飞燕为帅，改姓张。飞燕名燕，轻勇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山谷寇贼多附之，部众寝广，殆至百万，号“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

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

六年冬十月。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南单于於扶罗与白波贼合兵寇郡县。

献帝初平元年。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讨董卓，务及诸将西行，不为民人保障，兵始济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实，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尝接风尘，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黄巾寇勃海，众三十万，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辎重，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

初，陶谦，丹阳人，朝廷以黄巾寇乱徐州，用谦为刺史。谦至，击黄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军顿丘，于毒等攻东武阳。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诸将皆请救武阳，操曰：“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行。毒闻之，弃武阳还。操遂击眭固及匈奴於扶罗于内黄，皆大破之。

四月。青州黄巾寇兖州，刘岱欲击之，济北相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然贼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选精锐，据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

十二月。曹操追黄巾至济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

四年春正月。袁术屯封丘，黑山别部及匈奴於扶罗皆附之。曹操击破术军。

三月。袁绍在簿落津。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数万人共覆邺城，杀其太守。

六月。袁绍出军入朝歌鹿肠山，北行，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氏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绍与吕布共击燕，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颍川黄巾何仪等拥众附袁术，曹操击破之。

三年，袁绍攻公孙瓒，瓒遣子续求救于黑山诸帅。

四年，黑山师张燕率兵救之。

五年秋七月。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操应袁绍，绍遣刘备将军助辟，郡县多应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贼帅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安国亭侯。

韩马之叛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北地郡的先零羌以及枹罕河关地区的百姓起来反抗，推举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由于韩遂及与他同郡的边章在凉州素有声望，北宫伯玉等就将他们诱骗来，胁迫他们主持军政事务。灵帝中平二年三月，北宫伯玉等进攻三辅。

十一月，车骑将军张温统率董卓等将北宫伯玉等击败，他们退回凉州。

汉灵帝中平四年三月，韩遂杀死边章以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兵包围陇西郡。陇西太守李相如背叛朝廷，与韩遂联合。

凉州刺史耿种统率属下六郡的兵马讨伐韩遂。耿种信任治中程球，但程球贪赃枉法，营求私利，引起士人和百姓的怨恨。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四月，耿种在征讨韩遂的途中被杀，军马溃散。马腾就率领部下兵马背叛朝廷，与韩遂联合，共同推举狄道人王国为首领，进兵抢掠三辅（汉代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合称，今陕西中部地区）。以后，马腾与韩遂成为割据关中的主要势力之一。

马腾在关中诸将领中实力最强，他原与镇西将军韩遂关系颇好，结为异姓兄弟，相互扶助。以后，由于两人的部下相互侵扰，关系逐渐恶化，竟发展为仇敌。朝廷派司隶校尉钟繇、凉州刺史韦端来调解他们间的矛盾，征召马腾驻军槐里。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夏，曹操准备远征荆州，恐怕马腾在后作乱，就派张既劝说马腾，让他放弃军权，到朝廷任职，马腾表示同意。但不久他又犹豫不决，张既恐怕他改变主意，就下令沿途各县准备粮草物资，以供马腾路上需求，又命令各郡太守都在郊外迎送，马腾不得已，就启程向东进发。曹操上表推荐马腾担任卫尉，以他儿子马超为偏将军，继续统领部众，把马腾的家眷全部迁到邺城。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与征西护军夏侯渊等率军讨伐占据汉中的张鲁。原来占据关中的诸将领起了疑心，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都起来造反，有部众十万，据守潼关。

马超等退守渭水流入黄河的渭口，曹操于是多设疑兵，暗中以船装运兵士进入渭水，修筑浮桥。夜里，分兵在渭水南岸建造营垒，马超等率兵进攻，被曹军伏兵击退。九月，曹操进军，全部渡过渭水。马超等几次挑战，但曹军不应战。马超等又请求割让土地，并表示愿送儿子去作人质，曹操采用贾诩的建议，假意答应讲和，以挑拨离间马超等人的联盟。韩遂请求与曹操相见，曹操就利用与韩遂从前在京城是老朋友的关系，拍手欢笑。韩遂回去后，马超等起了疑心。过后，曹操又给韩遂去信，信中涂改了许多地方，做成象是韩遂涂改的样子，马超等更加怀疑韩遂。曹操看到他们内部隔阂已成，就约定日期与马超等会战。曹操先派轻装部队挑战，与马超等大战多

时，才派出精锐骑兵进行夹击，大破马超等联军，韩遂、马超逃奔凉州，曹操遂平定关中地区。

曹操在关中击败马超后，一直追到安定，听到田银、苏伯造反的消息，率军返回。凉州军事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英布那样的勇猛，又得到羌人与胡人的信服，如果大军撤回，又不加防备，那么陇西各郡就会不再属于朝廷。

曹操退军后，马超果然率领羌人与胡人来进攻，陇西各郡县纷纷响应，只有作为凉州州府及汉阳郡府的冀城（今甘肃天水西北）坚守不降。张鲁又派大将杨昂率军援助马超，马超率万余人围攻冀城，从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正月一直攻到八月，朝廷救兵未到。阎温被马超部下俘获。阎温被杀。马超入城后，就杀死韦康及太守，自称征西将军，冀城陷落。杨阜、姜叙讨马超。马超攻陷冀城后，九月，杨阜与姜叙起兵，进入卤城，赵昂、尹奉占据祁山，以讨伐马超。马超听信赵衢编造的理由，进攻杨阜等。马超出城后，妻儿皆被杀，马超进退维谷，袭击历城。马超战败，向南投奔张鲁。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春季，曹操部将夏侯渊先后击败凉州的马超和韩遂。

十八年九月，马超曾被杨阜等人击败，南奔张鲁，封为都讲祭酒。十九年初，马超向张鲁借得一支人马，北取凉州。张鲁又派马超回兵围祁山。张郃率步骑五千人为先锋，前去解祁山之围，马超听说曹军援兵到来，败退而走。

韩遂当时驻军显亲，夏侯渊击败马超后，欲夺取显亲，韩遂退走。于是，夏侯渊亲自率军轻装前进，攻打烧羌部落，韩遂果然来救。夏侯渊随即下令攻击，一举击溃韩遂，乘胜包围兴国，氐王千万投奔马超，其余的官兵都降归夏侯渊。最后被击溃后马超投奔刘备，任平西将军。215年，韩遂被部将斩杀。

〔原文〕

汉灵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徵。金城人边章、韩遂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使专任军政，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宫伯玉等寇三辅，诏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长安以讨之。

秋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副，以讨北宫伯玉。拜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

九月。张温将诸郡兵步骑十余万屯美阳，边章、韩遂亦进兵美阳，温与战，辄不利。十一月，董卓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

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之。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惧，弃车重而退。

温又使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羌胡围卓于望垣北，粮食乏绝，乃于所度水中伪立堰以捕鱼，而潜从堰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遂还屯扶风。张温以

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于河陇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师，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斩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遂出。

四年春三月。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叛，与遂连和。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奸利，士民怨之。汉阳太守傅燮谓鄙曰：“使君统政日浅，民未知教。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众，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怯，群恶争势，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民，讨成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从。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别驾反应贼，先杀程球，次害鄙，贼遂进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

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燮子干，年十三，言于燮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听羌胡之请，还乡里，徐俟有道而辅之。”言未终，燮慨然叹曰：“汝知吾必死邪？圣达节，次守节。殷纣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

狄道人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天下已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燮按剑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陈战歿。耿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寇掠三辅。

五年冬十一月。王国围陈仓，诏复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以拒之。董卓谓皇甫嵩曰：“陈仓危急，请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兵。陈仓虽小，城守固备，未易可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也，将何救焉。”国攻陈仓八十余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国众疲敝，解围去。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卓大惭恨，由是与嵩有隙。

韩遂等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由是寢衰。

献帝初平三年。韩遂、马腾率众诣长安，以遂为镇西将军，腾为征西将军。马腾攻李寢不克，走还凉州。

建安十三年。初，前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更为仇敌。朝廷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刺史韦端和解之，征腾入屯槐里。曹操将征荆

州，使张既说腾，令释部曲还朝，腾许之。已而更犹豫，既恐其为变，乃移诸县促储侍，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操表腾为卫尉，以其子超为偏将军，统其众，悉徙其家属诣邺。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繇会。仓曹属高柔谏曰：“大兵西出，韩遂、马超疑为袭己，必相扇动。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操不从。

关中诸将果疑之，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操遣安西将军曹仁督诸将拒之，敕令坚壁勿与战。命五官将丕留守邺，以奋武将军程昱参丕军事，门下督广陵徐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乐安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秋七月，操自将击超等。议者多言“关西兵习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当也”。操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

八月。操至潼关，与超等夹关而军。操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闰月，操自潼关北渡河，兵众先渡，操独与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将步骑万余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犹据胡床不动。许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举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超等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操不许。九月。操进军，悉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贾诩以为可伪许之。操复问计策，诩曰：“离之而已。”操曰“解。”

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与遂有旧，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操笑谓之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奔凉州。

十七年秋七月。马超等余众屯蓝田，夏侯渊击平之。

十八年。初，魏公操追马超至安定，闻田银、苏伯反，引军还。参凉州军事杨阜言于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设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操还，超果率羌胡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

超尽兼陇右之众，张鲁复遣大将杨昂助之，凡万余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韦康遣别驾阎温出，告急于夏侯渊，外围数重，温夜从水中潜出。明日，超兵见其迹，遣追获之，超载温诣城下，使告城中，云“东方无救”。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称万岁。超虽怒，犹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诱温，冀其改意。温曰：“事君有死无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超遂杀之。

已而外救不至，韦康及太守欲降。杨阜号哭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

有死无二，以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乎？”刺史、太守不听，开城门迎超。超入，遂杀刺史、太守，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魏公操使夏侯渊救冀，未到而冀败。渊去冀二百余里，超来逆战，渊军不利。氐王千万反应超，屯兴国，渊引军还。

会杨阜丧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为抚夷将军，拥兵屯历城。阜兄叙及其母，歔歔悲甚。叙曰：“何为乃尔？”追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韦使君遇难，亦汝之负，岂独义山哉！人谁不死，死于忠义，得其所也。但当速发，勿复顾我，我自为汝当之，不以余年累汝也。”叙乃与同郡赵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谋讨超，又使人至冀，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使为内应。超取赵昂子月为质，昂谓妻异曰：“吾谋如是，事必万全，当奈月何？”异厉声应曰：“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

九月。阜与叙进兵，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谗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超进退失据，乃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杀之，又杀赵昂之子月。杨阜与超战，身被五创。超兵败，遂南奔张鲁。鲁以超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谓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操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杨阜爵关内侯。

十九年春。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鲁遣超还围祁山。姜叙等告急于夏侯渊，诸将议欲须魏公操节度。渊曰：“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为前军。超败走。

韩遂在显亲，渊欲袭取之，遂走。渊追至略阳城，去遂三十余里，诸将欲攻之。或言当攻兴国氐。渊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若舍羌独守则孤，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必可虏也。”渊乃留督将守辎重，自将轻兵到长离，攻烧羌屯。遂果救长离，诸将见遂兵众，欲结营作塹乃与战。渊曰：“我转斗千里，今复作营塹，则士众罢敝，不可复用。贼虽众，易与耳。”乃鼓之，大破遂军。进围兴国，氐王千万奔马超，余众悉降。转击高平屠各，皆破之。

夏四月。刘备围成都。马超知张鲁不足与计事，又鲁将杨昂等数害其能，超内怀于邑。备使建宁督邮李恢往说之，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密书请降于备。备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城中震怖。刘璋出降，备领益州牧，以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将击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

袁绍讨公孙瓒

董卓西逃后，关东的联盟也随之瓦解。各割据势力开始互相攻杀吞并。几年之后，逐渐形成若干个较强大的割据势力，其中最主要的有占据冀、青、并三州的袁绍，占据兖、豫二州的曹操，占据幽州的公孙瓒，先后占据过徐州的刘备、吕布，占据淮南的袁术，占据荆州的刘表；此外，还有占据益州的刘焉，占据江东的孙策，占据凉州的韩遂、马腾，占据辽东的公孙度等。

关东州郡之间以互相兼并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袁绍、袁术两兄弟之间也有矛盾。袁术派孙坚去攻打董卓没有返回，袁绍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击并侵占孙坚的阳城，孙坚带兵攻击周昂，将其赶走。袁术派公孙越援助孙坚攻打周昂，公孙越在战斗中被流箭射中而死。

公孙瓒因弟弟公孙越被杀，移怨于袁绍，率军进攻冀州（治今河北柏乡北），冀州各郡，县纷纷背叛袁绍，响应公孙瓒。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春季，袁绍亲自率军迎击公孙瓒，两军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南三十里处进行会战。公孙瓒部下有三万兵马，锐不可挡。袁绍命令部将麹义率领八百精兵为先锋，在其左右布置了一千张强弩。公孙瓒轻视麹义兵少，命令骑兵冲阵。麹义的兵士用盾牌护住身体，一动不动，等到双方相距十几步时，两侧弩箭齐发，兵士同时跃起冲锋，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公孙瓒军队大败。袁军杀死公孙瓒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以及甲士一千余人，麹义率军追到界桥，公孙瓒集结队伍，进行反击，麹义再次大胜，冲到公孙瓒的军营，拔掉营门的大旗。公孙瓒的残部全部溃散逃走。

12月，公孙瓒又派大军攻击袁绍，却败于龙凑，回到幽州后，不敢轻易出战。初平四年（193）初，袁绍为与公孙瓒争夺青州（今山东淄博北），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命其进攻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引兵迎战，屡次败于袁谭。不久，汉廷派使臣赵岐至关东为袁与公孙两家讲和。于是两军罢兵休战，袁绍势力由此进入青州。

195年，公孙瓒杀刘虞，完全占有了幽州。他不注意安抚百姓，且压制有才干的人，陷害有名望的人很不得民心。刘虞的儿子及部下联合袁绍人马一起攻击公孙瓒。公孙瓒退守易县。从此疏远门客，亲信、谋士也渐渐散去，并很少再率军出战。

袁绍连年进攻公孙瓒，但不能获胜，就写信给公孙瓒，想与他化解开过去的仇怨，联合起来。公孙瓒不予理睬，只是增修守备，认为袁绍不可能长期围攻自己。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冬，袁绍大举增兵，猛攻公孙瓒。起先，公孙瓒部下将领有被敌军包围的，公孙瓒不去援救，认为这会使将领依赖救援，不肯奋力作战。等到袁绍大军来攻，公孙瓒南部边境营寨的守将，自知坚守不住，又知道不会有人来援救，于是或投降，或溃散，袁绍大军直抵易京（今河北易县以西）城门。公孙瓒派儿子公孙

续向黑山军首领求援，而且想自己亲统精锐骑兵出城，依傍西山，率黑山军反攻冀州（治今河北临漳西南），截断袁绍的退路。长史关靖劝阻公孙瓒说，如今将士们都怀有离散之心，所以还在坚守，只是由于全家老幼都住在这里，并依赖将军在此主持大局。继续坚守，或许能使袁绍自行撤退，如果将军率军出城，后方无人作镇，恐怕易京立即就会有危险。公孙瓒于是放弃出城的打算。袁绍的攻势越来越猛，公孙瓒日益窘困。建安四年春，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瓒率兵十万，分三路来援救。张燕的援军还未到，公孙瓒秘密派人送信给公孙瓒，让他率领五千铁骑到北边低洼地区埋伏，点火为号，公孙瓒打算亲自率军出战接应，夹击袁绍，袁绍的巡逻兵得到这封信，到时就举火作为信号，公孙瓒以为援兵已到，率军出城，正中袁绍的埋伏，大败而回。袁绍的军队挖掘地道，挖到公孙瓒部队守卫的城楼下，用木柱撑住，估计已挖到城楼的一半，就放火烧毁木柱，城楼遂一下倒塌下来。袁绍军队用这种方法逐渐攻到公孙瓒自己所住的中京，公孙瓒自知无可幸免，就把自己的姊妹、妻子、儿女全部绞死，然后放火自焚。袁绍命令士兵赶快登上高台，砍下公孙瓒的头颅。公孙瓒的部将田楷战死。

〔原文〕

汉灵帝中平四年。初，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以讨凉州，故中山相渔阳张纯请将之，温不听，而使涿令辽西公孙瓒将之。军到蓟中，乌桓以牢鞬逋县，多叛还本国。张纯忿不得将，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从焉议，以宗正刘虞为幽州牧。虞，东海恭王之五世孙也。

诏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张纯。

冬十一月。张纯与丘力居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诏骑都尉公孙瓒讨之。瓒与战于属国石门，纯等大败，弃妻子，逾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众溃，士卒死者什五六。

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刘虞到部，遣使至鲜卑中，告以利害，责使送张举、张纯首，厚加购赏。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虞上罢诸屯兵，但留降虏校尉公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三月，张纯客王政杀纯，送首诣虞。公孙瓒志欲扫灭乌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瓒有隙。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车驾西迁。

二年冬十月。刘虞子和为侍中，帝思东归，使和伪逃董卓，潜出武关诣虞，令将兵来迎。和至南阳，袁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虞得书，遣数千骑诣和。公孙瓒知术有异志，止之，虞不听。瓒恐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